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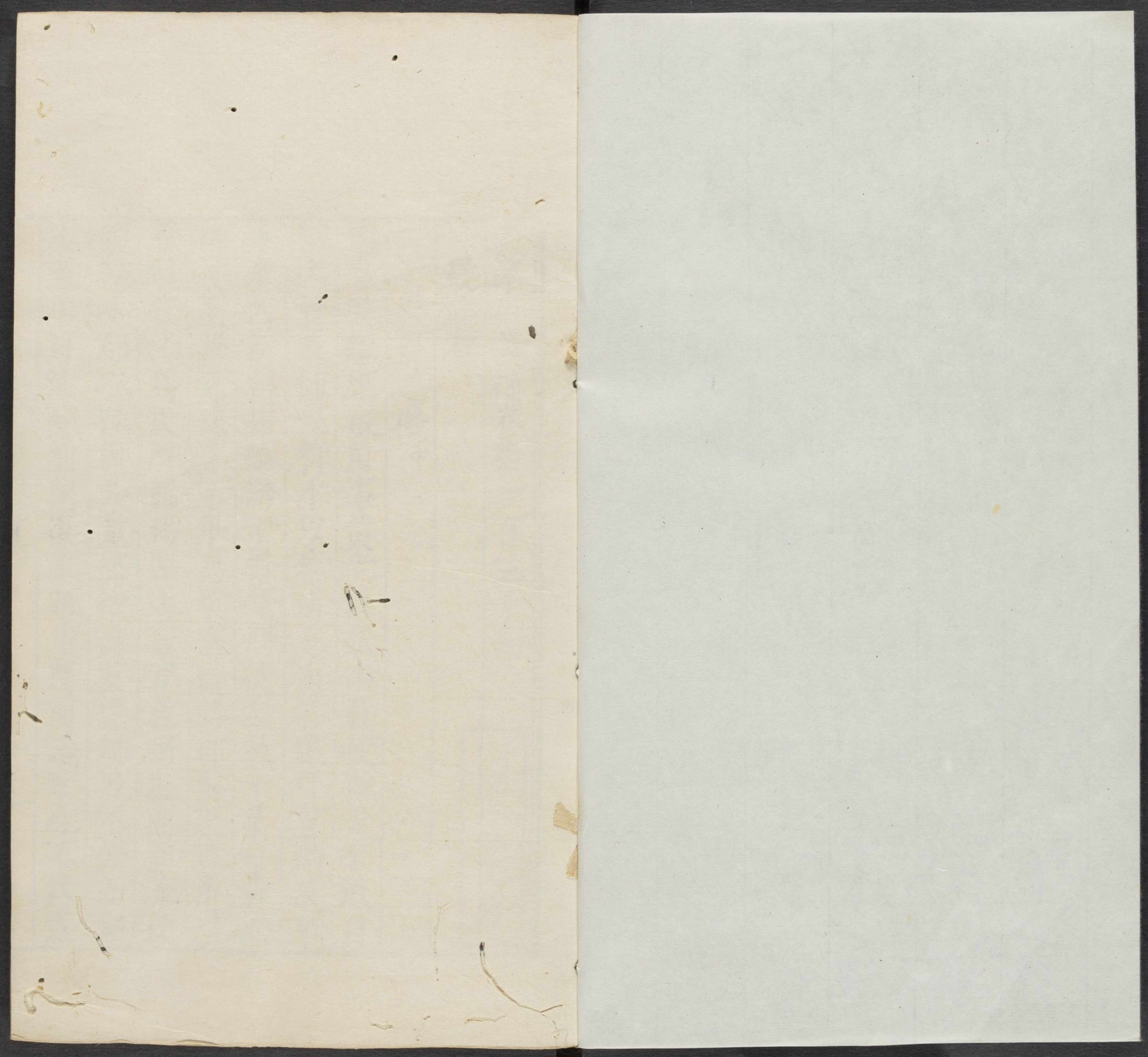
T 1278/4822

4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45

112 JAN 1952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七

嚴武備

遏盜之機

中

靈帝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楊兗豫莫不畢應填塞道路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縣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爲意

阿波國文庫

角遂置二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署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也內官封譖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幟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臣按黃巾之起始於張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轉

相誑誘遠至十餘年多至數十萬天下九州從之者八州內而宮省之宦官近而京城之直衛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謀其原皆起於符水呪病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師尤多不徒不禁絕之而又為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要之職則又不獨下之人為所惑而已也嗚呼先王之世左道惑眾者必誅政恐其惑世而馴致於大亂也有志於防亂者可不戒之於微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

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黨固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糾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誥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八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臣按張角之亂積十餘年而人從之者幾徧天下則雖內官在天子左右亦與之通謀無一人敢言者何也蓋一時賢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謀

爲不軌而禁錮之是以舉世之人莫不緘口結舌也呂彊謂不赦黨人將與角合謀此蓋以危言激帝爾黨人豈爲亂者哉是知爲治之急務莫急於通人言人言不通雖以天下之大皆從一賊而無一人之敢言黃巾之亂若非其黨之自言則靈帝終不知也嗚呼後世人主宜以爲鑒

黃巾餘黨賊帥韓忠復據宛拒朱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三
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臣按處事者當知天下之大義朱儁謂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故不納其降以縱敵長寇以爲形同而勢異嗚呼此豈但形勢哉大義亦不過如此也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比吏民怨叛執刺史選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散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蘇洵曰天下之勢遠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今廣南川峽例以爲遠而朝廷稍有所優異者不復官之於此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純錦布帛皆極精好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故

吏不能皆廉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弊之民
不任官吏復有規求於其間淳化中李順竊發於
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儂智高亂廣南乘勝
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
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
不肖也

臣按天下之地勢雖有內外遠近而聖人一視
以同仁初無內外遠近之異焉觀賈琮之治狀
蘇洵之議論曉然知遠方之民所以易動者非
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蓋遠方州

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
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
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蕃
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
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
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
選者何苦不爲國計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
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遠近內外之
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

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臣按李崇建樓置鼓防盜之法今亦可行然可於盜發之時行之平時不用亦可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卽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

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宜分郡縣爲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在屈可伸彊暴自息矣

臣按北魏之時以盜賊滋發之故征討不息遂

至國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斂之法議者歸其罪於守令不得其人誠是也今宜爲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盜群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遞減其罪獲盜之數十獲其三卽與准

免

隋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二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餽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始相聚爲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

隋宣建德卽人張金稱脩人高士達皆聚衆爲亂自是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

臣按周書有之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所謂虐之之甚者有三焉征戍之無已勞役之無已科歛之無已有一於此皆足以致亂爲人上者盍亦反思乎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祚蔭而有今日貴賤不同而好生惡死則同好逸惡勞則同好取惡予則同設使吾身處民之地上之人如此虐我必欲盡取吾之財使吾

父母凍餒必欲竭盡吾之力使我親屬離亡吾
堪此否乎一旦叛我起而爲亂而吾之位得安
乎身得樂乎不安不樂則吾不能以不操心縱
假勢力以平之則所損亦多矣况未必能平乎
古語有言水所以載舟亦以覆舟得乎民心則
爲天子失乎民心則爲獨夫得民心之道無他
惜民財愛民力而已民之財恒自足民之力恒
有餘則得其心矣此保天下壽國脉之第一事
也

唐懿宗咸通九年勅南詔酋安南勅徐泗募兵二千

越授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
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
牙尹戡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
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詰等作亂推糧料判官
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詔遣
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
亡命衆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
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城城中願從者萬餘
人勛又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
以應募由是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遂破魚臺等縣

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驅人爲兵歛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爲官軍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

信者爲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歛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爲國之急務乎

臣按唐末之亂始此宋祁曰易云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虜而不知患生於無備唐亡於黃巢而禍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後世人主宜鑒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於今日省費節財以足國之用明約慎令以孚人之心而毋馴致

於唐人桂林之亂也哉

僖宗時政在臣下南牙樸北司宦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明年宛胸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善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歛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

至數萬

范祖禹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歛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歛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臣按天地生人其蚩而蠢者爲民其秀而黠者爲士所業不同而各求以資所生者則同也是以國家盛時仕路通而聚歛之政不行士有士之業民有民之產有以自生故視死爲重不敢輕其生恐或致於死地也故盜賊不興禍亂不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作當唐之世使黃巢一舉而第進士或於進士
科外別有進身之途則巢不販私鹽矣使鹽而
無禁則巢必終身業之鹽雖有禁而無大罪巢
必不改業而爲盜矣使當時民生有恒業官司
無厚歛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資巢雖爲盜不
過爲推埋劫掠之雄爾豈能旬月之間衆至數
萬而橫行於天下逐天子而犯宮闕乎是故明
聖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盡利以遺民

唐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
入城勞問問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

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

賜但華衣怒

鞭之以發其怒而疾馳也

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

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
往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
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莫有
圖志巢至舉聲大呼聲振河華士卒飢甚遂燒營而
潰賊自潼關入長安稱齊帝改元金統

臣安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

尚何以爲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衆
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知平日舉朝之間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何事舟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載矣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爲國計獨不爲身家計乎盍思曰賊若入關我用何人禦之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安能禦寇縱使有人又於何處得軍餉乎賊至潼關無備必長驅入京師天子必出走我一人隨行而家屬將置於

何所乎嗚呼後世人主觀史至此必反思於心而思所以謹身節用信任君子而疎斥嬖近毋使國家一旦馴致於此無可奈何之地則永無禍患而常享安榮矣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詞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盜中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之備極慘酷見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弘

讓之寃遂大罵楊遷去而發憤爲盜驅良民不從者
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
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
紛紛競起

臣按盜寇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爲之者亦有官
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
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
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
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

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
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
止盜之一術也

臣按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
崇村置鼓樓合而爲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
容矣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
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庫錢
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
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同侶者告捕
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

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旣爲所先復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刑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迤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爲可常也今後若有盜爲同侶所執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潛此語折之

以上遏盜之機中 ○衍義一百三十七卷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八

嚴武備

遏盜之機下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旁邑響應王小波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衆

至數十萬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宦官王繼恩及上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剽掠餘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勢復張大州縣多陷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具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脇從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旰嘯聚數千輩逐都巡

檢使略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旰與劉旰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蓋蜀民勇悍又徂於僭僞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旰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臣按蘇洵嘗擬爲張方平之言謂民無常性惟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賴之身而棄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洵之言雖若假設然亦實有此理也蓋秉彝好德之性好善惡惡之心人人有之誰肯其於爲非爲惡哉由乎上之人不以人理待之彼習知其然故亦自棄其身於非人理之地而不

自惜耳嗚呼爲人上者寄斯民於守牧烏可專委柱後惠文冠我武弁者哉

仁宗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其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識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則之與母訣也掌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正且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

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
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
聞以文彥博爲河北軍尉使平之

臣按盜賊之竊發往往以妖術惑衆伏讀

律文有曰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
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
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
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民
人爲首者絞爲從者流其法可謂嚴矣

聖祖制法之初其爲慮一何遠也然欲禁絕其源

當自

京師首善地始宜 勅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
凡 京城內外有假鬼神降神書符以救病執
事爲名者即令街坊火甲具名報官究治驅遣
之其當禁治而不禁治與容而爲之者治以重
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蓄異書者皆許赴
官受直三月之後不首者他人首發重罪之是
亦

治朝遏亂之一術也

歐陽修言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圖恐貽後悔臣計

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日州郡置兵爲備二日選捕盜之官三日明賞罰之法四日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

臣按除盜之法最不可緩緩則賊勢日大徒侶日多往往貽他日之悔修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其首務也得一良吏如龔遂之治渤海虞詡之治朝歌盜不難除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卽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仕進無路心常快快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募兵

習學武藝因此張大胷膽遂生權謀每遇災祥便有竊議自負所圖甚大蔑視州縣旣不應舉又不別營進身往往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此輩散在民間實多縱無成謀亦能貽禍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臣願特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別開

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王者
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
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遠其體而鯢鯢爲之制願採
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
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比
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
其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
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楊雄有言御
失其道則天下徂詐歲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

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
末流是知人言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
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
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切嘗
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
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嘗
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
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
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
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

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効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

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

秦觀曰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歛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戶雖上觀下獲一日子里而縱蹄齧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比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

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惟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

臣按富蘇二臣所見略同蓋盜賊竊發古今代

有彼其紛紛攘攘之徒爲人所刼制者心無定志爲利而動旣可以誘脇而來亦可以哄嚇而去無足慮者所慮者粗知文義識古今者爾其言足以動衆智足以設謀其縱橫詭秘機略變幻尤易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平時有以收拾之使其有所顧藉而不肯爲非即不幸一旦有事則彼在中國則爲盜賊主謀彼出外境則爲夷狄効力其爲禍害有非旦夕可已者

仰惟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

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顛顛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又敕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大江以北人才樸魯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者其中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技能過人者亦許以名聞量用以爲都司衛

所幕官或補任或添注或於武職中試職其中才能出衆者果有顯效則不次用之以爲將帥以爲方面異日爲國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賴其用也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爲阡能草書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必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今來累有群賊白日入城開軍資
甲仗等庫劫取衣甲物帛散與賊黨州中兵士不滿
三十人州官散走賊徒恣行劫殺殊無畏憚官司勢
不能制禦夫小寇聚集尚如此凌侮此後更有大盜
殺官吏據州城盡取官私財物召募徒衆必且將至
千萬人以與朝廷相抗賊徒大劫財物散施無涯則
貧民樂隨矣恣行劫殺使人震恐則小大脇從矣朝
廷賞必有限罰必有條不得如賊之使人樂隨而脇
從也若諸處觀望姦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
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亂臣夙夜思慮實爲

寒心

趙瞻言于英宗曰伏見群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繫囚
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
爲最急務而政府惟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
亦不過備游檄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
常苟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萬一
不測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
數十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
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
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

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即吾
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即
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大盜之起必劫刑獄必掠公庫必殺官吏
自古禍亂之起皆始于此馴而至於其極四海
塗炭宗社丘墟皆起於一州一縣之積也有國
家者思患而豫防之豈容緩哉昔羣盜剽劫淮
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
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盜悅徑去不
爲盜事聞言田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

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
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
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爲屏
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
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於坐
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於朝廷
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
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爲之牧而不爲之閑校使
爲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爲閑
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却之使牛羊

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臣謂州郡之
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者此也雖然
城池之不設兵卒之無額豈但州郡之罪哉而
朝廷之上廟堂之尊亦當分其責焉臣請自今
以後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即議與
築城置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撫方面及守
令計議或用民力或用官錢賃工以次第爲之
就用附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爲丁壯夫甲量爲
額數守之其餘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爲城守
者亦量與丁夫爲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
俱寄郡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無城池處如此
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
備之具異時爲寇所攻劫罪有所歸而彼亦無
辭矣是雖一州一縣之事積而累之天下之大
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爲

國家遠慮者所宜深致意焉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
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漕輸河北
併竭則壘耻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
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山川

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
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係也臣觀
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
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
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
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
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糧
木砲石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
中雖用千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
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

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
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間其人以自負凶
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
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才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
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
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當
時爲遠郡宋都汴梁此地當當時爲陪輔其在
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
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

百里則爲

帝鄉興王之地

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臣於京
輔屯兵條下請於此處立爲大鎮命大將一員
統領江淮上班官軍於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
一以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

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而

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宣和三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塌村托

左道以惑衆縣境幫源諸崗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
作局屢酷取之臘然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于
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
之徒以誅劬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
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
必斷齧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
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
匿不以聞於是克炤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帝得
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
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又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

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
卽承詔罷之吳民大悅

臣按盜賊之起非假衆力不能以獨爲也然人
各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
死夫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
此則怒不可解不如此則欲不得遂此其所以
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於死之中將以泄其不
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方臘之反見官吏
卽殺之備極慘毒蓋平日受其害欲報復之無
由今故甘心焉夫官吏恣已私以害民而受其

慘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衆例心實有所不忍不得已而追一時之責以爲之者其罪亦當有所分哉柳宗元有言勢不同而理同嗚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
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
其地因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
三十餘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
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
功

臣按自古盜賊爲民害者莫如鹽徒蓋厚利所
在人之所趨不顧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
致人死命彼盡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
以禦之此所以我衆雖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
事關係甚大夫國家之於鹽課蓋衆利之中一
利耳其利之有無皆不係於國之重輕其害之
有無而國之治亂安危實繫焉是故遠而有唐
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
大於張士誠巢與士誠皆鹽徒也爲國家遠慮
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毋蹈昔人之覆轍而使
之至於無可奈何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爲亂聚衆海上寇温州十一年
命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復叛殺泰不
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國珍
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爲海道
漕運萬戶未幾以爲江浙行省參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
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
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
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

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首以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相誘脅事幸成或得以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竒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乎弭禍亂者必拆其萌國家無事之時齊民無故首興禍亂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絕其萌使毋致於蔓衍決不可用招安之策也萬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恕則禍亂之原塞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欒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

兵以紅巾爲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
臯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息等府州衆至十萬

臣按承平之時國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
消耗軍伍空缺稍欲編民爲兵恐其嗟怨或生
他變不獨本兵者不敢主此議而建議者亦不
敢啓此言夫何盜賊一起旬月之間卽成千萬
是何公爲之甚難而私爲之乃易易如此哉必
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請試思之

以上遏盜之機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
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

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臣
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
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
之孰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
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
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
亡海內無復足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
使蒙恬北築長城劫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
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
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

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

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

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
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
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
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
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
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
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
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
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
首旣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

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
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
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
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
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
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
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
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
新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
脅從污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有以安反側

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_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於秦觀之論者其論三篇後篇即蘇軾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國家爲治誠能輕徭薄賦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與賑濟自無盜賊之生發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時即速與剪除不容少緩若其氣勢既成必須委曲計慮不可有輕之之心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爲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迨其後也

復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則蓋盜賊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動其惡黨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衛所之官軍素怯城池之守備不固輒與之刻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既而至期皆不應焉則衆見彼言之無驗謀之無效而知其事之決無成自然解體而散矣由是觀之秦觀所謂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驗於臣之所見尤信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八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賞功之格上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受也家小人勿用象曰大

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頤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

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小

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

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

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
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英英
彭越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夫大君持恩
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
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
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朱熹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
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
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象所謂必亂邦聖
人之戒深矣

又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所得底未分別君子
小人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
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
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
不與焉

丘富國曰初言師之出上言師之還至此則功成
凱奏之時也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國功之大者
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
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詭道而販
繒屠狗之人孰不願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

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邪蓋以小人有功固當例以賞之若使之參預國家之謀議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於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其意嚴矣

臣按人臣有功於國家功之大者則分土以封之次者則列爵以授之與之以土田錫之以爵位因其功而予之賞固不可分別之也然於其中
有德學才識者則付之以官守職任使得以展其才而盡其用若夫資稟庸下局量褊淺與夫心術偏邪者則使之奉朝請居閑散有土地

以世食其祿有職名以世延其賞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祿也程傳謂賞之以金帛祿位而本義則謂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優以金帛臣竊以爲小人難養而小人不知所以自反彼見同功一體之人皆有爵土而已獨無焉安能使其無怏怏之心哉當如程氏言與之祿位如朱氏言優以金帛但俾食邑而不臨民給祿而不蒞職如此則得正功之典而亦無亂邦之禍矣

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無咎

程頤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又曰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註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

臣按程傳以有嘉屬上句朱子以有嘉折首爲句考漢書劉向上疏引此爻辭以明陳湯之功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亦以有嘉折首爲句蓋嘉善也美也人臣奉君命以出征有殲厥渠魁

之功故有以嘉美之也蓋戰功莫大於獲其渠魁其於首惡之渠魁旣折而馘之非徒取其脅從之醜類以備數塞責而已其爲功大矣豈不可嘉尚之乎蓋所折者所當折者也何咎之有彼不能折其首而徒取其類則有非所殲而殲者矣豈得無過咎哉王用將以出征而將能用王命以折寇之首以正邦旣有可嘉之功必有嘉功之實此王者於出征有功者所以有爵賞之報也歟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

朱詔

也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也與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大歡賓之

朱熹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呂祖謙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漢哀帝發府庫兵送董賢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

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劄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臣按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

歌彤弓之詩以明報功宴樂先儒謂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襲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為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

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噫一弓之微古人猶重之如此况先王之爵祿天所以命有德者哉其不可輕予無功之人也可知矣

司勲掌功賞之官掌六卿賞地賞田也之灋以等差也其功王

功曰勲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全家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勞

勤治功曰力強有勞者戰功曰多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

之太常日月為常祭於太烝冬祭曰烝司勲詔之大功司勲藏

其貳副本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不可預知輕重

視功功大者重其賞功小者輕其賞凡頒授也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稅王食

其一功臣食其二唯加田無國正既賞以田又加賜之免其征稅

王昭禹曰先王於有功之臣銘書於王之太常使

與日月同其光識之於不忘也祭於太烝使與先

王同其榮報之而致厚也

臣按司勲所掌之六功不止於戰也乃以屬於

司馬何也蓋軍賞不踰時與之速則人心勸報

之緩則人心疑屬之他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回

復徒有壅蔽之害增減之弊不足以激昂人心

也然其戰功所行者其事有難有易所遇者其

敵有堅有脆故其行賞也又必審察考驗以視

其勤勞功力與夫謀筭之大小多少難易以爲之輕重高下焉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

杜預曰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勲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臣按軍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爲善之利故飲至之禮方置其爵即書其勲勞於策書之上所以激勸有功臣子興起趨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臣按易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恐其徇私而不靖也然既用之已效其力而成夫功矣而又棄絕之焉自非明理守道之君子不能不缺望也是以君子作事用人必謹其始苟失之於初則必善爲之處置委曲以成全之以厭其素望遏其非心如此則功臣保全而國家安靖矣

晉文公與荆人戰于城濮公問於舅犯舅犯對曰服

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
又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
復也乾澤而魚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
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
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
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
矣

臣按晉文公爲五伯之盛伯者雖曰尚功利然
文公之施賞不徒賞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賞其
道義之士蓋去古未遠聖人之澤猶存至秦以

後則不復有此論矣

戰國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嚔一笑嚔有
爲而嚔笑有爲而笑今袴豈特嚔笑哉

臣按人君之爵賞所以爲臣下所重者以人君
能自重之也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視之得之
以輕而人亦以輕視之昭侯一國之君以一敝
袴之微猶不輕以予人况爵祿乎有天下之大
者烏可輕以先王之爵祿而濫予乎人哉

司馬法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

移事補卷一百三十九
臣按司馬灋雖作於戰國然多成周之遺制也
蓋於定功行賞之時具其功狀有功者以罪減
功有罪者以功折罪

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

臣按賞貴乎速速則人心悅慕而興起况乎軍
功之賞尤不可遲遲則事已而人心怠矣蓋賞
之爲賞非徒以報其人已然之功實用之以起
後人奮發之志後世遇有當賞文移覈實動經
歲月甚至有其人已死而後得賞者嗚呼其弊
也久矣夫賞有兩端曰官曰財而已功之小者

賞之以財功之大者賞之以官賞以財隨事而
給可也賞以官官非人臣所得專者然古有承
制封拜之比遇有出師命將許以便宜行事者
宜給以官券如古告身之類中空其名遇有功
者隨其大小填注以授之俾執以照蓋許之以
名而未予之以實也必待奏聞命下而後實
授焉如此則立功之人既有所懷感而未立功
者亦知所興發矣

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
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

賞者士之所死

臣按將領士卒皆國家之臣子平日食君之食衣君之衣凡仰事俯育者皆君之賜也一旦有事少效微勞而又欲希其賞賜可乎雖然此就臣子之義而言爾若夫人君之用人則不可無賞賚之仁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臣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嗚呼生天地間而靈於物者人也人與人同類相生以相愛相死以相衛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

滋人與人乃相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殺人以爲功是豈人道當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時已有戰爭之事然其人化服即止不至殺戮之甚如後世也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級後世襲用之以爲當然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後世忍心貪功之人乃至誣平民截死屍以爲功次皆秦作俑之遺禍也臣嘗謂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難得其盡善而無餘弊何也蓋興師動衆人至多也臨陳對敵機無窮也不殺則不足以退敵而功不成是武之成必在於殺人也是故論

功者恒以殺敵之多少以爲功庸之差等古昔
盛時固已獻馘于學宮載之詩禮者可考也非
但秦也蓋至秦乃益甚焉耳今若不用秦之法
而於武功告成之日一例陞賞然而勇者怯者
同賞孰肯效死而爭先若依舊以首級爲功方
其戰酣乘勝之際其勢有進而無退既斬敵首
何暇轉而持之非獨爲人所有而敵亦或得以
制其命矣二者皆非萬全無弊之法然則果何
如而可臣竊以爲自古國家所以賞功者爵與
財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貴財以利而致富是名

與利富與貴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
所甚欲者以爲賞功之具蓋以性命者人之所
甚惜身體者人之所甚愛人能舍其所甚愛甚
惜之性命身體以爲我操兵戈以禦敵衛生靈
以安社稷厥功莫大焉於是乎卽其所甚欲甚
慕之貨財官爵以報之焉報其已往之功所以
作其將來之志非但爲其人蓋爲乎國也然其
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寡有緩有急有易
有難不可以一例觀也不可以一例觀亦不可
以一例報然而戰陳之時急迫之際紛亂之中

安能一一得其輕重多寡之實而權度之不差哉將使人臨陳而監之歟則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將使人隨衆而紀之歟則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則將待其功成而通第之歟則是非真贗又將何所據而分辨臣竊以爲古今有言惟公生明公則已不爲私明則人不能欺在已者既不爲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敢欺已矣國家當有事命將之時必於廷臣中擇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執者以爲紀功之官使其隨時制宜權其緩急惟

易以定其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證一有似難明紛爭不一者卽與移文考覈結正必須詳實歸一然後明白開具榜於通衢如科試揭曉然者有不公者許其指名開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有贓者計贓論無贓者削取其功次如此雖未盡善亦庶幾乎大凡天下萬事莫外於一實惟實則人心無不悅服更乞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爲定式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造冊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投報

效者則具名開奏取

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爲國出力

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爲之不可不知也又有將帥遇有征差輒將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曾臨陣徃徃叙作軍功不次陞賞夫以出師取勝非一人智力所能獨成其臨陣奮勇者固爲有功然左右將領爲之叅謀運智以助其所不及協力幹濟以輔其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無者烏可全謂其

無功哉但不可以斬馘論耳爲今之計宜多立名件如斬將搴旗奮勇者當先之類各於本類下次其名姓并著其所效之實績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叅謀運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旣死無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陳戰亡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爲王事而死亦須同

伍開報量加優賚其子孫

漢高帝六年始剖符封諸功臣爲徹侯蕭何封鄼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

內侯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攻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千秋所食邑封爲安平侯

臣按以高祖初得天下論功行賞以定功臣位次而以蕭何爲首群臣不服故帝以獵爲譬斯言也非但可以定創業之功臣凡後世有出師取勝而還其功次亦當以是爲法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臣按朝廷設爲武爵專以報功非有軍功不可

得也如此則天下之人有欲得之者皆爭先奮勇以求之矣苟可以他途而得則人皆起其速化之心以趨易進之路孰肯捐軀捨命以求其所難者哉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于藁街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䟽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

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爲郅支本亡
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
衡顯復爭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
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
復錄

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
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
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
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
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

胡寅曰甘延壽陳湯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
之匡衡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議遂事之法也劉向
以爲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
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
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陳耒曰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
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
匈奴獨一陳湯得單于耳若裂地封湯而著之令
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湯者無罪而封爲侯吾意
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何遽有

邀功生事之憂哉

陳瓘曰蒞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衡於郅支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春秋書遂事公羊以為生事之詞而胡氏以為繼事之辭又曰專事之辭蓋人臣行事無不稟命於君出境而遇事之係國家安危者專之可也夷狄處化外古之帝王固以禽獸畜之而不與之較苟乘其敗亡而取之雖奉天子命亦非是也蓋王者體天以行事彼未嘗犯吾境戕吾民而吾以私怨小憤因其敗亂而乘之非

天立君之意矣君之行事必承天意臣之行事必奉君命君命不出於天臣固不可行也况臣不奉君命而所行不合於天也哉陳湯郅支之事說者不一揆之天理協之時事彼誠於吾之國體有損於吾之生民有害反之於心吾理無一之不是而彼皆非質之於事吾辭無一之不直而彼皆曲湯等殺之雖有矯制之罪亦有安邊之功則於胡氏所云別加任使而厚報如此不啓後來之邊釁而亦得以收其才智之用於他日焉陳耒之議豈可聞於外夷獨不慮彼亦

將悖而入乎陳瓘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國家處事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議烏用避嫌爲哉但朝廷之上議功封爵而使旁闥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大夫可恥也

成帝時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鄴說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近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誓繼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非所以示後人之

勸化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封蕭何六世孫喜爲鄼侯

臣按我

聖祖開國之初功臣封公者六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其後列侯又有進封爲公者今其子孫存者蓋寡其在前朝以罪廢者固難復其爵位惟今從享

太廟及列祀功臣廟者宜如成帝訪求漢初功臣之後舉其尤功錄用後人俾不絕其祀亦所以示後勸功也

光武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者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鄧禹為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沒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特進

奉朝請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其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李靖對太宗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羽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張栻曰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閉玉關以謝西域安定南北以為單于久遠之

計處置功臣全其始終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
中來

臣按自秦漢以來得待功臣之體者莫如光武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
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
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
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
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
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

臣按天下所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
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
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爲而上不
知也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爾蓋是時
天下分裂各相爲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非
列國相矜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以上賞功之格

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

嚴武備

賞功之格下

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臣按虛張首級此古今之通弊然後世人主能如晉武帝以義責其紀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強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上書曰臣前被詔書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邀臣水軍風發無緣迴船及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命明日還圍石頭又索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亦非當今之急不敢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

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鎮國大將軍

臣按渾濬爭功朝廷當俱下廷尉一以詔書月日為斷其受節度之詔何日達渾所渾下節度之符何日達濬所若詔到渾軍已旬日而不遣

人發於濬濬得符已旬日而不於渾軍受節制
則渾濬二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濬軍猶未抵石
頭吳主猶未出降而濬得渾符而不必待則惟
罪濬可也然亦當以功而折罪若夫渾符實未
到及到之時而吳主已降則渾有遲滯之罪非
濬不受詔旨設渾受詔而即發其符符未到而
濬受吳主降矣則彼此皆無罪也校其月日以
定其功罪則兩人者皆無辭矣惜乎無人以此
而告諸武帝也武帝知罪劉頌之折法失理而
於所請徵濬以檻車付廷尉顧乃置之不問何

也無亦以渾子尚主宗黨彊盛而庇之邪不然
胡不著其功罪之狀而明白布諸朝廷使天下
曉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顧不蹙歟

北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
丕應從坐孝文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
初丕及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
既誅孝文賜冲烈詔曰叡之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
恕如何可得然猶聽自死免其孥戮丕連坐應死特
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
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

司馬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實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臣按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天理而擅予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會

諸已有罪無罪惟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今日所不死者律文所載雜犯者爾事關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與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彞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識者知魏之將亂矣高歡至洛陽嘆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

臣按文武無二道彼此不可相無而建議者乃欲折抑武人固非太公至正之道然所言之非則受抑者明言之以斥其非以聽朝命可也而元魏宿衛之士乃至焚言者居而殺其人朝廷之上乃不痛加懲治何以爲國哉用是建議之臣事有涉武人者一切爲之避諱不敢明白建置苦懼禍之及已此蓋叔季之世衰亂之時若夫明盛之代所宜明立典憲敢有蹈魏人覆轍者坐其典領之官及主使之人不徒如魏之女主有所隱忍以啓姦雄輕蔑之心則禍亂無從

而興矣

唐太宗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

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臣按唐太宗之論房杜亦如漢高之論蕭何然漢之功臣以何爲首而唐功臣之首則長孫無忌也無忌之功不見於史豈非以除建成事爲大功歟夫開國承家論功行封當先社稷而後已私顧以奪嫡之功而加諸建業之首豈大公道乎李神通惟論房杜而不較無忌意者有所回護而不敢言欤

太宗時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臣按太宗此言非但以論功行賞大凡用人皆當然

肅宗至德元載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

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嚮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臣按人君之頒爵祿於臣下固爲國家用人之計亦不可不爲其人之慮其人年方少壯而功已高位已崇一旦再有功庸吾將何官以報之

不報之則其人怨望而無以振起乎人心報之則官位已極無庸再加使其人賢歟固無慮也苟非其人或有用以起其非分之望不然無可賞之功而或挾之以震主由此其兆不可不知也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爲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筌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臣按宋璟之不賞郝靈筌與蕭望之匡衡意同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

上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起端雖微流弊必大所獻瓜果量以錢帛為賜饋獻酬官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臣按德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之人固為非宜然猶肯以下問於侍從之臣故陸贄得以進

諫其視夫任情直行不復詢訪於人者德宗猶為賢乎已夫散試之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惟假空名以籠浮俗猶不可以與人况有俸祿之給名位之榮不徒身享之而子孫又世襲之者不以軍功而可輕以予人哉

贄又言于德宗曰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垂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于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

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
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剪伐諒匪所任臣忝縉紳之列又當受賜之
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况於介冑之士乎人之多
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
汎該群司以分其私暱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
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勲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
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且名者衆之所評
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
功固宜見誚儻有功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

必在此

臣按人君行賞皆不可以不公而於軍功尤當
公而不可一毫之私何者蓋戰伐之功以將士
之性命易敵人之性命而得之也將士捐軀捨
死以立功而嬖倖富豪之徒乃以貨賄私暱而
得之則彼立功者曰我以性命而得之彼以貨
賄私暱而得之上之視我性命輕矣况又真有
功而不得者乎彼將曰我之性命反不如貨賄
私暱也上之所爲如此後將何以用人乎
贊又言曰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

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
揣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
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
功過則姦佞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
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務相
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
一有罪復慮有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
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
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
自以爲智能褻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
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至
罹困危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
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

臣按賞罰國家之大柄所謂紀綱是也爲國不
可無賞罰至於出軍命將所以寘人於死地及
其成功而其賞罰尤不可不明焉蓋明今日之
賞罰雖所以正前日之功罪而實所以爲來日
用人舉事之地也

贊又曰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
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

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用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

臣按陸贄此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

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所謂勲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日則惟三類焉蓋在今之勲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

朝異姓無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官爵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爲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

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贅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嗚呼三代以來所未有也伏願

聖子神孫念

祖宗天下得之不易惜

祖宗之官爵保

祖宗之功臣追崇其所已然以報其功振作其所未然以激其志非軍功不授以武職非異才不試以流官使天下之人得之爲難則我

國家一旦有事人人欲得我之官爵以爲子孫計則得之者盡職以保其家未得者竭力以求吾祿如此則維持之者旣固奮起者又繼之則凡吾心之所向無不如意事之所舉無不成功宗社之安如泰山而四維之矣伏惟

聖神留意毋輕以賞功之典以爲施恩之具而輕

以授之嬖倖技藝之流則天下國家不勝大幸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
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
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
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
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
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
執賤役者

臣按陸贄謂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受賞
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

原遣戍歲增策勳言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
官之賞與焉職言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
焉銀青雜沓於言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薰蕕無
辨涇渭不分當言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
恐不重若又自言將何勸人由是觀之則有唐
一代賞功之格言得失可見矣大抵朝廷方創
業之初慎惜官爵言不輕以予人故官爵重而人
得以爲榮及其言世不知祖宗立法之深意往
往輕以予人是以言人人可得其所得未必皆有
竒功異能故人相言之蔑如也自古用官爵以賞

功其輕賤之弊未
有如唐之甚者也
史臣書之
于冊足以爲萬世
戒有國者尚其鑒
之慎之毋
蹈其故轍

穆宗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采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董之卽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立爲法制以遺子孫未有不盡善盡美者但一事久而弊生積弊之久而弊中又有弊焉古人同一律也唐穆宗承唐積弊之後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乃詔神策六軍及諸武官并諸道大將俾其內外各具事功無故而加以獎擢補官升朝蓋欲餌之使不生事也嗚呼爵賞所以待有功今無功而加以爵賞一旦有功何以酬之乎穆宗所爲如此宜乎唐之不復振也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

所與共取天下者皆革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我屈意行之遂以爲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嘆

臣按陸贄有言位惟功勲才德所宜處之苟非四者雖公卿之裔華夏之胄猶不可輕襲况優伶乎莊宗之不克令終國祚不永有以夫

宋真宗時龐籍言綱紀者其要在賞罰恩賞貴乎審當法令貴乎齊一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

夫賞所以勸功也無功之人坐獲殊寵後有臨敵效命立勲行陳者將何賞以塞其望乎願陛下愛惜爵祿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務也

臣按龐籍欲真宗愛惜爵祿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以爲此最切務臣於

今日亦云然

歐陽脩言于仁宗曰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

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遛者皆當斬罪或罰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

臣按脩所言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是知國家於將領有功者固所當賞而有罪者亦不可以不罰賞必足勸罰必足懼然後可以用人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旣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寘之法

臣按自古最難得明實者軍功也原其所以不明之故由於主帥之不得其人一委之吏胥之

後事補卷一百四十一
手出入輕重任其所爲此將士所以不服而憤
怨也鄧肅乞立功賞一司專主其事然功賞之
司但能考其功狀耳未必得其虛的也臣愚以
爲凡出師必擇朝臣公明有風力者一人付以
屬吏俾其專掌功賞隨軍紀功遇有功次卽於
軍中覈實詳定焉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
帥效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
微勞而反過於親臨行陳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
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
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
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愛惜名器以待勲勞從之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陳
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
有年勞當別甄叙我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同
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
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塗不
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
武胄而以嬖倖技藝進者失

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譏之固不足以爲榮彼何足惜遂使

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陳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况實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况又延及其子孫乎

高宗論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太將奏功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亦蠹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臣按宋高宗謂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此弊匪但宋人有之唐人之詩亦云死是軍人死功是將軍功其弊之來也久矣居人上者而能思慮及此遇有紀錄功次者必加詳審毋俾將領專有其功而致士卒之嗟怨異時復興師旅凡在戎行者皆

奮其勇而不患上之人不已知矣

以上賞功之格臣按

祖宗立為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遙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

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為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

祖宗之制可謂盡善盡美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也柰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屈難矣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立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

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諭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然

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義兼至如此而又著之法律以維持警飭之使吾於仁義之澤百世如一日焉伏讀律文有曰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三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答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嗚呼太祖定律之意即

太宗垂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
忠守法者矣然人之性質不能皆同其閥
固不能無不忠不謹者焉因其人之所犯
而用

國法以迺降之消之以漸日減月削去者
去而來者來今之來者即所以補乎昔之
去者焉則人與官互相稱矣尚何軍少官
多之患哉臣於此又有見焉孟子曰君子相繼

為一世四世而總服之窮也六世則親屬
竭矣夫以大賢君子功業見乎一世德澤
被乎天下况彼一介武夫乘時崛起因人而
廢其祀况彼一介武夫乘時崛起因人而
成事隨衆以建功未真難拓土之功錫之以
智舉旗斬將之勇定難拓土之功錫之以
官爵食之俸祿終其身已為多矣况及
其子若孫乎况無子及孫者又及其旁支
別派乎且其開國大臣封國公者六封侯
者十有五其餘封伯及繼封者又不下數
十人今存者無幾大功多廢小功多存何
大功之澤不究而小功之澤反延哉今文
武官犯公私罪律條久廢驟而用之恐駭
物聽臣請勅兵部查內府貼黃將洪武未
樂宣德年間以來各官職從軍陞授緣由及
行造冊開其在任見在親屬若干原籍戶
口若干舊任遺下家屬若干要見其人是
始初從軍者的派子孫與否明白詳實備
具以聞彼此對照無差然後將前項軍官

分爲三等一曰奉天啓運二曰奉天征討
其曰啓運征討之功已經五世之後若
三曰啓運征討之功已經五世之後若
係從軍人的派者革去職任其子孫附籍
所在世世優免雜差五世之後仍係從軍
的派子孫者遇有公私過犯依律遞降不
在赦原之數無犯者三世之後其不係啓運
計及各處立功者三世之後其不係啓運
降者革職的派子孫三世之後其不係啓運
其五世三世之後及再加以功者若其間有
一世以王事死及再加以功者若其間有
計其世數人以上皆優免其子孫如此則禮
與律皆協人知所勸勉而官不至於冗濫
矣臣愚見如此非敢犯衆怒而輒興異議
以取張仲瑀之禍念此乃而預有為之
國家大事不於無事之時而預有為之
調停一二馴至於無可奈何之地雖有智
者不能善其後矣伏望
明主憫其愚而察其心毋使若高歡者得以

料其所終也
愚不勝幸甚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

阿波國文庫

